

屏廬叢刊

二

卷之四

屏風畫

詩禮堂雜纂卷下

天津王又樸介山

明嘉靖中倭人蹂踐蘇松任公環以蘇司馬率兵禦之
晝夜力戰徧身書姓名曰死綏職也爲二親記此髮膚
耳示兒書曰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嘗些也
有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無遺父
母之憂便是常常聚首矣何必一堂親人我兒千言萬
語絮絮叨叨只是教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倭
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家爾老子領兵不能誅討齧

羶裏革此其時也安能作楚囚對爾等相泣閨闈閒耶
此後時事不知如何幸而承平父子享太平之樂期做
好人不幸而有意意外之變只有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
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是而已汝母可以此言告之
不必多語四月廿四日太倉城西伏枕書讀此書令人
氣壯

又長洲野志載徐佩者以廚役事任大夫環大夫亦以
廚役視之及倭寇吳淞大夫追至海上地曰四團晨食
大夫整旅出佩後之眾阻曰爾館人何從爲佩曰吾主

官於蘇而追賊外境知有君也吾事吾主而不與俱耶
乃持刀先倡有不進者揮刃促之大夫善射多中賊賊
乃佯縮迨矢盡輒縱橫舉弓期必殺大夫更以利刃攢
逼之佩意大夫不免獨殿後以手搏賊賊殺之大夫得
免大夫祭佩文云嗚呼佩也生也食予死也衛予奇懷
異抱而孰能如桓桓者夫食焉避難視爾之歸顏有餘
汗英魂已矣正氣不磨當爲厲鬼殺此羣倭曠野悲風
胥江落日老淚如泉匪私爾泣

天下萬木莫不本於大造而柳獨列於宿者蓋柳寄根

于天倒插枝栽無不可活飛絮漫天但一著沙土無有不生卽浮水亦化爲萍是得木精之盛而無處不暢其生機者也其光芒安得不透著天漢列於維垣哉送行之人豈無他枝可折而必於柳者非謂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鄉正如木之離土望其隨處皆安一如柳之隨地可活故爲之祝願耳見堅瓠集余以其說與易之旅卦義有相合者特錄之

人知撫州有顏魯公楷書麻姑壇記碑而不知撫州又有魯公書花姑壇碑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徹也年八十

而有少容一日爲野象拔箭嗣後齋時象每銜蓮藕以獻宿於林莽神靈衛之人無敢犯者化于唐睿宗朝所葬處惟空棺而已開元中立仙壇院選高行女冠黎瓊仙等七人居之魯公爲刺史記其事見李君實紫桃軒雜綴然耕餘雜錄又云黎瓊仙唐時所放宮人卽麻姑也豈麻姑碑卽花姑碑李君實或誤爲兩碑耶耕餘錄誤以黎瓊仙爲麻姑耶而王方平蔡經事又似漢以前人何也

宗伯韓公葵字元少少字去聲讀有傖父問人曰韓某

既中會元又中狀元何故反云元少蓋誤讀作上聲也
人戲曰雖中兩元尙少一解元耳僮父曰元止有三已
得兩元當云多元何爲少之聞者皆絕倒此與陳大士
先生一事相仿大士以飛仙之才名噪海內計偕入闈
同號生叩其姓曰姓陳生以指畫掌云程又問名陳曰
際泰又畫掌云濟泰陳勃然曰君自無耳柰何去我兩
耳亦可笑也

伍蓉菴林居漫錄云人有恆言皆曰義利利緊跟義則
是義能生利也又皆曰利害害緊跟利則是利能生害

也知義之在先害之在後則熙熙攘攘亦可以少息矣
喜雨亭故址據鳳翔邑志當在城之東北隅今則塊然
邱墟無得而蹤跡矣不知何時移於東湖東湖者蘇子
八觀之一也亭後卽蘇子祠先是郡守某嘗遊適其閒
已又攝邑事其司閫者大暴其民民聚而譁誤以在東
湖者爲某之生祠乃推墮其像而杖之數十後邑令任
拱辰樞南復新之余于雍正八年判郡聞之笑曰蘇公
當日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口過亦多矣今合得杖罪
郡侯某以貲郎黃緣至扶風守沐猴而冠者也遇僚屬

多無禮學博士見輒屈足不敢揖某坦然受余代爲愧之及朔望行香博士跪某亦跪余責之曰先生大誤先生師也雖見督撫無跪禮豈若吾輩佐貳之卑卑不足數者乃效之耶如此者數數忽一日博士又跪某某乃大聲曰我常訓誨爾等見督撫亦止長揖乃汝等故自賤如是余急稱之曰堂尊之言是也先生當遵之自是博士始不下跪

某見儒生尤傲慢雖鄉進士皆令跪拜具稟刺余時時諷某亦改乃知天下人未有不可變者也

某語余曰君行事多與人反何也余問之某翻覆其手
曰人如此君乃如彼余自省事事不敢自異何爲其然
乎已而曰無惑乎其言之也如人見上司多足恭余則
以爲恥人多虐其下余則惟恐得罪于民人多好與富
貴人往還余則慎交遊人多略于無勢之人余則有意
周旋之人好熱鬧余獨喜靜人多嗜聲色余獨喜讀書
由是推之余之與人反者果多矣莊子曰爲人之所爲
者而亦無疵焉余將何如而後可乎

余於康熙乙酉鄉試讀書宣武門外老牆跟花廠中一

言元公集卷二
日晨炊後日蒸花香氣滿庭中有客徘徊其下余見其
非常延入與語吞瀉微妙驚詰得無方近之朝紳耶答
云貿易人耳叩其姓名則云偶聚談無多怪也遂去不
復見

祝瑄美曰儒者談道學必厲齒嚴牙著不得一毫戲謔
此甚腐也先儒如子輿氏談諧甚多不可殫述至若述
聖曾子學主慎獨一生戰戰兢兢不敢些子放肆乃講
到心誠求之便譬喻到學養子而後嫁這是不板腐的
樣子又謝上蔡欲試教官請于程子程子曰吾黨有求

貞婦者聘一女先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
試者也子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矣程子此語
從學養子脫胎出來云云世傳明道伊川同赴一士夫
宴座有妓伊川怫然徑去明道爲盡歡次日伊川見明
道色猶愠明道曰昨日筵中有妓吾心中卻無妓今日
吾齋中無妓汝心中卻有妓伊川爲之心折今祝言如
此然則伊川當爲明道所化耶夫孔聖尙有牛刀之戲
且魯人獵校孔子亦獵校微服可以過宋盟蒲不妨食
言聖賢豈必硜硜然峻立崖岸使人望而畏之始爲道

學哉

近日朱文端公身體禮經而見人和易常於政事繁委僚屬稠集時作一二趣語眾皆解頤然則是真道學自風流語不虛也

邑人梁湯作漢丁酉舉人令關中之石泉俗朴民淳令無一事惟日鞞履出與防弁對弈耳至割麥日城中男婦盡出其稚子不能攜者則寄官衙云交爺暫管官爲煮餅哺之數日乃已此風他地不可得也

余至吳二載一日謁軍門尹公公問曰余向督兩江時

兼攝撫學篆余不覺其勞今何以若斯之煩汝知之乎
余曰知之公曰云何余曰以今日各上憲不敢要錢耳
公訝之余曰昔之日督撫司道府皆取之州縣以爲養
府旣爲牧令養則必庇牧令司道以爲所參也則又庇
之督撫拱手以聽成而已今則各食其食上下皆秦越
也府不肯肩其責則上之司司又不肯肩之上之督撫督
撫又不肯肩駁之而已司亦駁府府又駁州縣委鄰邑
查委鄰府查委道查取冊取結紛紛不已事安得不多
乎公俯首久之曰然

陝長安令王端以倉糧霉變爲制府尹公所劾其署令則潼關王名標也已又委西安理事同知常德監其盤查以清交代常請示公曰豈有旣劾其人尙爲之彌縫其虧缺者耶第一人失官已難爲情重之以虧缺不得返其故里其奚以堪新尹欲其後易于交則所收必刻舊尹又必欲強之是交訐也且穀雖不中食然爲餵蒸酒亦可易于人賈客或要挾而欲賤糴之非見任者爲之主持彼失勢人何能爲故命汝以公道平之而已常退語人曰公未嘗爲縣何悉令之情至此眞聰明忠厚

之君子哉

我之與準噶爾互市也始于前督查公郎阿蓋以彼之
狐羊皮羚羊角礪砂綠葡萄等物易我之緞匹繼則我
邊將教之或求線或覓索金卽緞匹亦要其精美者彼
之皮貨良楮我不敢較也然綠葡萄彼則以山中之雜
果實充之而索值甚高及入內地則已潰矣往者盡以
畀西地之商甚爲商病乾隆六年尹公繼善鎮秦蜀命
留其狐羊皮而卻其餘準噶爾訟之 廟廊是公議夷
情始爲之沮當公之拒其使也公之家人叩頭爲請幕